

《壇經》思想親聞記

悟 證

(三) 禪旨味重重——見性成佛

這一天是我有生以來請法受益最多的一天，當然，這種想法在修學佛法面前是不應該有的，因為學佛之人最忌諱有所得心、虛妄分別取捨心！然而，在尚未「見性」之前，誰也免不了有這種心態。

用完晚餐後，看靜師父的精神還好。自己的有所得心又來了，就請靜師父到客廳，坐定後，由自己先出話題：聽說《六祖壇經》唯一的指標是「唯論見性，不論其他枝節」；「唯論見性，不論禪定解脫」。這「唯論見性」所指什麼？

剛好這時家裏傭人端來一盤切好的木瓜。靜師父伸出右手拿起叉子說：「此時此刻不是『所指什麼』而是『直指木瓜』。」

話音剛落，一大塊的木瓜就到他嘴裏了，看他吃得那麼香便問：甜不甜？

靜師父不回答我的話，反而問我：「你為什麼不自己去問木瓜？」

我說，木瓜又不會說話，叫我如何問？靈機一動，是啊！這不是分明叫我自己親自來嘗一嘗嗎？

這時，靜師父看我在吃，自己反而放下叉子，低聲說：「是的，木瓜不會說話，說話的都是我們自己；木瓜本身不存在著甜與不甜，甜與不甜都是我們自己的『慮知心』虛妄分別出來的！」

靜師父說話時的神情很嚴肅，但我還是硬著頭皮問道：學佛的人難道連分別甜不甜都不行嗎？

靜師父說：「行！沒有人說不行！眾生一直停留在生死苦海中，從來也沒有人說過『不行』二字。為此，禪宗祖師倒是提出諸如『見性成佛』、『唯論見性』、『直指人心』等方便教說。但禪宗祖師從來也沒有禁止過眾生的妄心分別，正因為眾生的佛性都是平等的。」

到這裏，我趕緊向靜師父道歉說：對不起！我所提的問題只不過是佛法門外漢的典型代表作而已。

靜師父若無其事似地說：「不怪！不怪！見性一門是心地法門，是悟自本性之宗。若以虛妄分別的識心來分別無念、無住、無相的見性法門，當然連門都沒有個入處，又怎麼不在『不二佛法』的門外相對領域裏打滾呢！實際上，見性一門一旦落到語言文字，就成了名相概念。從這一點上說，我也是

『悟心宗』的門外漢啊！」

為什麼呢？正因為「直指人心」的「心」不可說，可我們卻又在這裏大說特說！還好前面已經將『直指人心』假借稱為『直指木瓜』。如何說呢？心不可說而木瓜可以說。說木瓜甜與不甜是為對立，這是來自於我們對外部世界木瓜『實性』的無知，這種『對立』就是『分別』，以分別心來吃木瓜，結果是陷在生死漩渦中不能自拔，只要我們一直停留在虛妄分別裏，就不能獲得解脫、涅槃，不能成佛。」

聽到這，我當場傻在那，發呆了一會兒便說：什麼「直指人心」又說成「直指木瓜」讓人根本摸不著邊？

他說：「摸著邊和摸不著邊，同樣都是未回自性老家。」

我問：為什麼作如是說？

他答：「《壇經》說：『無名可名，名於自性，無二之性，是名實性。』在『實性』面前摸著邊和摸不著邊，同樣是心落兩頭，一個木瓜成二性，一邊是甜一邊不甜。可是木瓜實性非甜亦非不甜，甜不甜都是我們凡夫自心比量所變現的。這就是禪宗為什麼特別標示出『唯論見性』的所以然。」

靜師父解釋完，我還有疑問，於是接著便說：前面我問的「唯論見性」所指什麼？您為什麼答「直指木瓜」呢？

靜師父說：「看到木瓜，當然說「直指木瓜」當時若無木瓜出現，可能會從禪學上回答「直指人心」，但是人的心體離相、離念，不可測度，不可開口，而木瓜的表相卻可以橫說直說。」

我問：心體既然離相、離念，還叫人「直指」個什麼？

他答：「『直指』現在一念心的『當體即是』。」

我問：若離現前一念心的當體又如何？

他答：「這還要問別人嗎？我們從無始以來所犯的毛病，就是離心當體；離心當體，即墮對待，成生滅心。即是凡夫一個，還能如何！」

我問：什麼叫做不生滅心和生滅心？

他答：「不生滅心不能開口，不能動念，所謂『開口即錯，動念即乖』就是指『心體離相、離念』而言。若以教學上的方便來解說；就是指在當體的一念心不生以前的，叫做不生滅心。這心的當體是煩惱不生菩提不滅，名為不生滅心；當體的心稍為一動念，就墮在木瓜甜與不甜的客觀相對域裏，生滅心就從此起。」

當我在吃木瓜時，只是在吃木瓜，那時統一著一切意識，對外塵境的木瓜沒有任何染污意識分別，其間心物一體，沒有動搖，沒有淨穢，沒有長短，大小之相，沒有取捨的虛妄分別。何以故？以不生滅為心自體故。可是，當你問到木瓜甜不甜時，此心墮到客塵木瓜性上，不免產生動搖，慮知分別起甜不甜來，就成了生滅心！

所以，對境一旦發覺動搖，就需要統一一切意識，一切意識的統一，也就是還源到不生不滅心的自體。這裏的不生滅心是指離一切六塵境相說的，在味境上，即離木瓜甜不甜的生滅兩面而具有超越的『無住生心』意味。學人一旦超越這種對待分別取捨時就叫『見性』，達此境界，自然於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處得到『解脫』，此心必然不被境緣轉而能轉境緣了。」

我問：當一個見性的人吃木瓜時，他是有心在吃，還是無心在吃？

他答：「當一個見性的人吃木瓜時，他既不見有心在吃，也不見無心在吃。若見有心在吃，那是有甜與不甜的虛妄分別心在吃。所以有心不是見性；若見無心在吃，無心也成了有心。因為有心就是有念，前面已說『心體離念』。若見有有無之心便是有念，此亦非見性人。」

總之，若真見性人吃木瓜時，他是『自性分別』而不是『妄心分別』自性分別是清淨心在吃。」

我插嘴說：清淨心不就是無心嗎？什麼叫做無心？

靜師父答說：「無名可名，強設名相叫清淨心、無心，原本是沒有任何名稱，也不可以用語言論說的。我們之所以要論說清淨心或無心，是因為有人提問『什麼叫做無心？』。若無人提出關於清淨心或無心的問題，就不會有任何論說。正因為見性的人，只見『無』。如果見性的人說他見性了，就證明他沒有見性；只有見『無』才是真正的見性。所以真見性的人不會說自己見性。如果說自己見性，表示他是『見』一種可見的東西，這就不是真正的『見』，因為本性之中『本來無一物』，這樣，只有『見』不是見到一種特定的心境活動時，才是見性。因此，見性的人便是無事之人。無事之人不會說自己見性；說自己見性是有事之人，有事之人便是凡夫妄心分別。現在我的識心分別要休息了。」

心想，是啊！我都忘了，明天我們還要去馬尼拉附近的一個小島玩呢！隨後我們各自回房睡覺去了。不知怎的，今夜不但沒有睡意，滿腦子除了禪旨味重重外，還有疑情也重重。例如：禪宗一方面說「直指人心」而另一方面又說心不可得。既然心不可得，這「直指人心」的「心」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相狀呢？若果真如字面上說的「心體離相、離念」，既然沒有相狀，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叫我們如何直指它呢？想著思著也就睡著了。

黎明，我們都起身了，這天的天氣晴朗。我們來到小島上，此時的心境猶如虛空。於是望著天空並脫口而出問靜師父：我們自性真心是否猶如虛空？

靜師父反問我說：「虛空有體相否？虛空可得嗎？」

我趕緊回答說：虛空無有體相；虛空不可得。

靜師父說：「自性真心亦復如是，無有體相、猶如虛空不可得。因為自性真心是真實的，所以不可得；也正因為不可得，所以『說似一物即不中』，這樣的自性真心既無體質亦無形相。」

只見靜師父邊說邊望著天空，又指向漫無邊際的海洋說：「我們的自性真心就像天空、海洋一樣『大而無外』；說著又蹲下身子從海灘上撿起一粒沙子說『小而無內』啊！無形無相，無邊無際，等同虛空，我們又怎樣去『直指』這麼一個『心』呢？」

靜師父說完之後，又將雙眼望向海洋。我心想，見性談何容易啊！這個心體是離念的，非舌根語言所能表詮，非思慮量度所能攀緣。就在這時只聽靜師父叫：「看！海水漲潮啦，小心看腳下！」

說時遲，海水快！我的兩腳已經被海水淹上了。就在這時，靜師父又說話了：「我們的自性就是覺性，覺性沒有方所，無在而無不在。可我們總是離自己的覺性向外覓佛，不知自家寶藏就在當下眼前。鞋子濕透了吧！」

聽了這話，我好像明白些什麼似的，隨即回答：沒關係，若能明白禪旨，再濕透幾雙鞋子都無所謂，於是便說：昨天您說，禪宗的「直指人心」的「心」不可說；而「直指木瓜」的木瓜可以橫說直說。今天我也有一個「直指」了，我「直指海洋」，海洋也可以橫說直說，我們的自性真心就像海洋，任運自然，沒有束縛。海水一天要漲潮、退潮兩次，每次漲滿潮時，有一個時辰海面上是靜止的；當漲、退潮時，海面上就起了波浪。我們的心體就像海水靜止的這段時間，沒有波浪，不生不滅；一旦妄心生起時，就如海水漲、退潮時，生起波浪，有生有滅。

靜師父看我說個不停，他也笑著說：「今天我也另有所指了。我『直指生命本身』，這是禪的本質。因此，如果我們要把握禪的精髓，就應該要非常小心，千萬不要陶醉在語言文字名相概念上，若以文字概念和邏輯推理去認識自性真心，那是多麼困難的事，也容易走迷路。當然，語言文字只是指月的手，讓我們知道如何『見性成佛』。但是，我們別忘了，指月的手永遠只是手而已，手永遠不會變成月亮本身的。

『直指木瓜』或『直指海洋』都是手指，並非月亮。不錯，我們起心動念，開口說話都是思慮計度分別的產物，都是六根對六塵所接觸的經驗世界的東西，這些東西就如同海水有生有滅的，都是相對的；而心體是不生不滅、是超越一切對待分別的、是本來無一物，猶如虛空，是無法去觸摸到它的。所以，見自本性的人，仍然是一無所得的。在『無所得』面前『禪旨』又在何處？」

靜師父看我沒有回答，便說：「禪的唯一宗旨，是要能見自本性。因此，禪旨是在視、聽、嗅、嘗、覺、知的『自性起用』處。但是，我們受第七末那染污意識的支配，所以不能見自本性！」

聽到「自性起用」，我知道這是《壇經》的話，「若起善用即佛用；若起惡用即眾生用。」又說「現前一念心即妄即真。」原來禪旨就這麼簡單，可我們為什麼就不能見性呢？因為我「現前一念心」又即到咖啡上去了。這時

的我除了禪旨味重重以外，還有咖啡癮重重！就這樣，我們到一家海上餐廳坐下。裏面的環境非常幽靜，餐廳底下是海水，一眼就可以看到海底，又能看到魚類生物。我向服務生點了飯菜，又為師父要到茉莉花茶，再為自己點我所想要的咖啡。師父見我今天不急著要到咖啡便問原由。我說因為今天的「禪旨味」壓倒「咖啡癮」了。

靜師父聽我這麼一說，便笑了，而且笑個不停！我問為什麼？

他說：「現在我們可以回到『直指人心』的原點上來了。『心』有真心與妄心，又稱淨心與染心、本心與識心之別。『直指人心』就是直指真心，真心即是自性，是眾生人人本具的。妄心是眾生無始以來生活經驗所熏染而成的。禪宗不僅主張直指真心，但也不放棄打除妄心的功夫。正如你每天都被『咖啡癮』所困擾。就因為這樣，我們的『心為形役，形被境牽』。如果不排除『無明習氣』又如何能見到真心本性呢？」

靜師父的法音剛落，他的茶和我的咖啡都來了。這時我們各有所得，但發現師父不說話，只是喝著他自己的茶；我也只能靜靜地品嚐起咖啡來。親愛的讀者，我想食宴尚未開始，法筵也必定將繼續吧！

（待續）